暇老齋雜記

曇無最入地獄事見洛陽伽藍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續高僧傳護法以曇無最為首小說謂遊者見其為閻羅王所責以諍論不誠心向道送王一黑門似非好處王元美曰傳亦稱後不測所終豈亦為是耶小說所云是死後事傳所言是生前事元美此言何異說夢試舉似之當自鎖喉噴面

武當不在五嶽之列儒者所畧一旦遇真主遂稱太嶽冠於五嶽或謂久秘未洩耳然道家久以少室武當為嵩山之佐矣是以陪臣而驟得天位也可謂超越矣

提婆達生身謗佛佛於異類中行及修菩薩道時世世為仇吾輩每自反無以解人冤隙觀此則佛亦無如之何又何尤

佛所云枷鎖刀劍如飃然只是不動心耳提婆達好謗佛入地獄尚云不減四禪天樂此是告子不動心亦到盡頭處正非子車氏所可難說倒也凡為聖賢

須有佛力量爲姦雄亦須有提婆達力量、

三教聖人俱有異表如來三十二相孔子四十九表老子七十二相然老子齒有六八是四十八也如來齒相四十獨孔則稱駢齒

東昏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諫以賜王茂終納吳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以自疑叛如此則潘妃亦不愧綠珠矣何不艷稱於人也若以致東昏亡國此自是男子之過耳其羊后蕭后輩又何責焉

按古記計然一名倪又姓辛名銒計然其他稱也元

美却云名鈃不知何所據亦偶悮耶

近世李日華太僕、為司李江右、其監司為索西廂記蓋認以為改南西廂之李日華、不知改西廂者乃嘉靖間山人也、魯秋胡因婦採桑調之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翟公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為薄行而不許婚、此二事何壁合也、二公者皆士大夫、然與党太尉與説韓信杖者何異、不讀書欲稱士大夫、真為粗人笑殺、

文王四乳、宋范鎡百常父子、明倪文僖謙、俱四乳、我親見壽州勇士張國棟四乳、僅得一都指揮為毛丈

龍所陷竟陷於奴酋矣烏在其異表

坡公句曰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何其似我也當築草堂而名之世殊道家謂三十六天無景無色鬱單天為第一如此則去我甚近我視天下已無景無色當直捫而上此耳築高臺而名之鬱單

東坡在撫州時錄事參將杜子房司户陳睦司理戴秉道各為承受勘夏香事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差張若濟重勘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坡公作詩送之歸有殺人無驗申不快此此恨終身恐難了後烏臺鍛錬作終不決謂欲致夏香以死罪而三掾不敢以死罪

處之則殺人爲無憑驗終不得決也觀原文下句自是云使以無罪殺人則中心不快此恨終身何能了故甯以此失官也即如此意亦足文致其罪何必爾爾故知利於口未有不拙於筆刀筆錚錚而破綻自賣徒見其拙耳

錢武肅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云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嘆曰世有千年而中國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爲遂弗改我 高皇築南京宮殿實填湖而爲之工難就懿文幾以受譴然終不得久居即 高皇亦自悔之欲遷關中遷汴遷

濠見於武英殿告庖神文則錢氏亦幸而弗塡耳望氣者之言亦未可盡信也益足以見武肅之智耳

宋甯宗之楊后甚于唐肅宗之張良娣矣其妹以藝文供奉內庭凡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題署一曰楊娃此其文勝號國夫人遠矣

祭有尸先王之制也今也主王弇州曰尸生近近生狎狎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吾從今愚曰是或一道也然常見神降而有言不于主于土木之象而于人則尸之義先王其知鬼神之情乎吾不敢以為非也

春秋成而獲麟以為瑞應歟則夫子弗泣也以為獲

麟而後作春秋歟則一年之中不可若是其幾也獲麟而春秋可以止矣何為乎而泣歟曰歸而刪詩書定禮樂筆削春秋雖以道托之萬世而其心一日未嘗忘天下也今已矣故泣也祖庭廣記謂夫子生而胷有文制作定世符如此則夫子之知道在萬世而不在天下也久矣乃垂老而始思歸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无美作左逸以擬左作短長以擬國策其左逸也無一篇可以等其短長也可者幾過半也何也蓋左氏葩而奇學之者不能以它彩易是再染繒也不能以

宅奇僻、是道聽也故弗及也短長因事之情事可以變而不窮、情不窮而文亦因之矣、然二者俱文之聖也、而其可及不可及、亦於此見矣、

元美每譏用修、張俊、張浚之為兩人、孰不知之、而煩置齒、用修誠無以答、然元美亦自蹈之、于鱗之春流無恙桃花水、三月為桃花水、稍讀數行書者知之、而疊疊註釋不已、又曰、昔為遠公遁迹之岑、今為開士幽居之地、閒士見佛書、此較桃花水更淺近、亦煩注耶、往嘗見南中一曹郎、對客言乘車入鼠穴事、鑿鑿疏注、一曹郎深恨之、恨之不必也、亦未為非也、

嘗記高陽公督師還與高同第爲代遇于玉田言亹亹可記高在中樞深害邊至此殊氣折及論贊畫事公曰兄每議我不宜用三四贊畫我于兵機則資謀議奏檄則資代草綜核則資分猷至于鹿伯順我直資其端範以間此心吾輩此處豈可一時放却君今所用一人或可奔走恐於數者俱未也兄到彼自思我言耳蓋其時所用乃殿試懷挾之田吉時以田可耕認爲宗人薦之高後以黨逆致辟者也因閱子贍詩曰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枰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緣萌恍然有會於公言也

文人大率自矜，但如衙官屈宋之言，稍自誇大耳。即高品脫靴，呼嚴挺之兒者，亦是氣槩可尚。降之如本朝王吉士之登樹，桑博士之探脚垢，亦尚有任誕本色。若　高廟時之張孟兼，　孝廟時之李夢陽，實可異焉。孟兼文章亦平平耳，直為劉青田所許，便自粗豪，官纔至太僕丞，使歸其邑，令長跽上爵，坐而受之，此何為也。夢陽自江右督學，官既平平，齒亦尚壯，凡監司守令見之，皆強使其旁坐，嘗有不堪而起。此是不識丁杳拖，驟得為貴家奴所為，何以文人遂至於此，可謂極煞風景。

秦始皇滅六國爲寫其宮室、作之咸陽複道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瓦一甓之造、亦如其式不相雷同如此則漢高新豐洋川、直是小狡獪、不足當萬一也、烏在其可取而代哉、

較書如掃落葉、較自著書更難、蓋眼熟耳、豈特較哉簡點亦然、元美駁用修諸公最稱精細、然摘三百篇句、不過數百言、而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乃兩見、摘本朝五言律一百二十四句、而風塵仍作客、寒暑曷成翁、亦兩見、余爲之汗下也、

晉宋之末、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

不妖古來好詩多所不傳而胡曾咏史更惡於打油釘鮫至今在人口人世美惡何常然要自有定也

易通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夫雲生於地騰於空去人不遠去星長甚邈乃云出於宿何耶蓋自其宿分驗之耶又不應謂之出宿每有氣貫直其間此則有之然謂之氣不可曰雲古人之言自有牽强難合者

梁冀斥賣家財三十餘萬萬董賢斥賣家財四十三萬萬依王莽時錢一千直銀八兩賢亦止三千二百二十四萬兩冀亦止二千七百萬兩梁孝王薨他物不計黃金已四十萬斤以漢法五銀當一金論已直三千二百萬兩矣因知府庫之賜非私家積財所可希也賢亦出之府庫故勝冀兩世積聚耳然冀亦外戚得橫賜非如近世嚴嵩等皆出賄賂也

王導晉之賊也謝安勲位冠晉乃世並稱之良可浩歎王元美欲祖導乃曰始興華路之勲與廬陵雍容之業又倍蓰也即以迹論廬陵再造之功豈始興導

養時賊者所可庶幾、君子一言以為不智、不能不為无美惜

王弇州次第賞鑒好事二家、以蔡京章惇歸之好事、無論蔡書原在君謨之上、章書亦未易抹殺、且皆聰穎絕倫、此豈評隲人品之地、而不得賞鑒一席耶、既

陸太宰完亦未肯心服、

李衛每欲治家、妻輙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作宅種橘、世之婦人、未有不欲治家者、衛妻獨反是、人每舉千頭奴而未言衛之鄙、舉哲婦人纍纍而不及衛妻、亦一大冤抑也、

王莽雖好改作至于錢幣帛抑豈能太違時王莽時他銀八兩直錢一千武帝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制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環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心重差小方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隋其文龜直三百我嘗論供給南單于事取莽時為則蓋其相去近耳而元美以為是時單于賓服當不至是我未信也至引段熲議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約費五十四億以為五十四萬萬也直黃金五十四萬斤矣萬萬無此理漢武帝與王莽時其輕重已遠則段熲去莽又二百年豈能等然

百萬為億五十四億是五千四百萬去五十四萬萬止百之一如此則黃金五千四百斤耳以漢法求之直銀四十三萬二千兩此為寡未為多也元美偶悞下一算耳

緡貫為千錢此章章傳記王元美欲以百錢為緡貫太不考矣且無論它只以漢武稅錢每緡去二十使以百錢為緡則五去其一矣豈能堪乎此最易明之事元美反不了了何也至于郭汾陽俸豈可以常格論而直二十四萬云不應爾耶如此言則何以二歲之俸足以市回紇馬九千匹耶

沈存中筆談考樂律改鑄渾象求秦漢以前衡度升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錢三分王元美謂始悟所謂黃金方寸為一斤金一斤直錢一萬或二萬相等也飲酒一石實可三斗而所謂蓋祿萬鍾辭十萬而受萬與奉黃金萬鎰賜金千斤者皆可類推矣愚謂得此亦足以證漢時錢是一錢直銀一分二厘五毫也如王莽時銀八兩直錢一千文今若以此等之則八兩者止二兩一錢六分五厘一錢抵銀二釐餘與今京師錢每一兩五百文者不相遠也但嘏頻三年用兵之

費十萬餘兩覺太省耳然漢法戍卒皆自備餔糧只費行糧耳應不至如今之困也第王楙考周禮及古斛言六斗當為一斗六升較存中更少升九合元美謂當以存中為據愚以存中考樂是後人積黍而驗之楙所言古斛猶古人所為未知孰是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王元美有句云、縱酒此生終得計、論文他代可為權、元美當時之名極矣、即後世豈復能過之、當為我寥寂者說法耶、元美有極盛而衰之感耶、明年人家易聯時、我姑惜此、

唐宋於夷狄多賜國姓、本朝　武宗於嬖倖賜國姓、獨吳廷珪以墨法之妙、在南唐時賜國姓、亦一奇也、

王虛中訓蒙法曰、小兒六歲入學先教叉手、又曰揖時須先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今人全不解

此禮矣。又曰、揖時須出手至膝畔、揖尊位則手過膝下、今揖無不至地、而別立一拱以名淺揖、今於尊位之拱、亦無不至地矣、禮日繁而敬日衰、柰何、朱晦庵教兒見潘尚書書、謂他是尊官、不可敘事昇納拜只便敘寒暄畢、又敘晚進小生、服膺日久、今日遂獲道德之光、豈勝榮幸、就坐、吃茶了便起、再敘、某山野小生、所無知識、徒以大人幸得出入門下、遂獲竊聞德業之隆、不勝景仰、今者大人遣詣呂正字先生席下經錄此本不敢僭越、恭候、敬慕之深、輙干典謁、特蒙與進、下情不勝慰感之至、急於就學、即今遂行、無錄

再請台墀伏乞台察揖就坐少頃再起揖便有此揖方呼湯矣不起揖坐無了時湯畢便起起更不揖今見達官多如此可見宋時茶湯二項以待客湯必於客行時方獻與今大不同也

王虛中謂小兒塡詩時須教他做工夫如杜工部韓昌黎之選長篇一韻讀一篇上下平聲止有三十韻是三十長篇足矣若舉此韻此一聲中諸韻皆可以記矣非唯作省題詩止於六韻而易成是雖長篇亦何難哉可見宋人作詩已稱塡矣不特元人鐵板塡詞也記韻用此法殊簡捷余專心此道二十年每以

不能置韵本為恨後之學者當選此道也

歐陽永叔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有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為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稍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人能讀九經全文者誰耶、其日誦千言之才、則十室之邑比比也、除孝經四書本經外、則少者不過讀二十三萬三千八百

五十七字、多者不過讀四十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字、何難即了、而妄冀一日之榮、即馳精舉業、甚至掇拾高科、終身不知經何義、豈非大恥耶、然此是三四十年來惡習、見前輩不然

古今共此文藝而所用字義嘗有不同且無論深遠者如尺牘中承字古人祇作唯字用如云迺承它出之類今則以承為蒙矣古人稱與曰上覆答書曰上復今覆復皆用於答書矣此古今之殊也

劉儀曰舅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今有甥且稱姓不知母黨之不宜稱姓矣稱妻之

弟曰内弟而舅之子姑之子獨稱表弟矣表即外也

于義爲背

宋人試法一科本於隋唐及仕頗捷宋人嘗論之然

列於武法與武何預此可笑也宋神宗時何去非者

能文章議論六舉不第以累舉見解廷策中極論用

兵利害神宗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

不久遂爲博士後以蘇軾薦換文資承奉郎出爲徐

州州學教授又薦植館職不知其終得否也余以老

書生即受朝廷物色改爲老兵出處不偶有同此者

然遽得館職劣得副帥遭遇之隆迺實過之于知非

備論二十八篇又未知何如良可愧也

居喪婚娶人倫大失從古禁之宋亦循此法復改為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王元祐中又許諸民庶之家祖父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尊長自陳驗實婚娶蘇軾嘗極論之本朝無此弊法而邇年以來每有千之士族且然何况庶民未見一人正法一人糾舉不唯國紀頹廢亦見人心喪盡良為三嘆

楊用修本不知經迺深闢王伯安之學然其說較遜之闢佛更不得要領何以攝人用修云宋呂化解格

致知云、求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默然識之、則為物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之、吾誰欺欺先聖乎、此無論呂氏之說于佛家不可、論伯安之說又與呂氏何涉、祇自露其昧耳、近日馮元成時可、亦不知學、而好以文言學、文入正不必不言學亦正不必言學以堅其藩、方知元美識地出人一步矣、然元美不言學而以理歸學、史歸文、亦無礙、學自不礙文耳、

舜誅四凶、稱為聖政、然鯀之死、後世當憐之、屈原曰

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又曰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何是非之相背也豈禹之明德遠耶然細思之亦自有故舜曰鯀方命圮族其婞直之意自見九載績用弗成以舜之寬然當時洪水當非九年可了鯀雖功不就而精神自有獨到故雖死而化為熊已誅而子成功終以配社以享四百年之祀特其婞直難容于時耳此事關兩聖人人難置論然尚論者自當虛心奈何千古草草也

今之幕殿即宋之帷宮也宋時郊祀必用帷宮張耒大禮慶成賦云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坰坦其遠迤

今場圍既寒而施功頗青雲以連屬粱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雨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顛之神仰立而措翔德之龍下抱而決疑神交之欻成耳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栈飛甍闘桷洞牖屹壁峻股之隅胜目之極唐洛執箕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于斵墁固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資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此雖賦家形容之語然其壯麗亦可想見一郊所費不貲豈特賞賚將士耶本朝帟殿所費幾何奢儉相去何替天壤程朱論經多刻獨于周禮可稱功臣周禮一書始皇

禁挾書隱藏百年漢武帝除挾書律迺出於山巖屋
壁後入於秘省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劉歆
較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功記
足之時諸儒苦排以為非唯歆獨識其周公致太平
之迹至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
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胡致堂胡五峯
皆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所撰司馬溫公蘇穎濱晁說
之洪容齋皆直謂作於劉歆或謂起於劉歆而成於
鄭玄之附離者或謂多漢儒附會者考亭則曰周禮
廣大精密迺周公制作之書程氏亦曰周公致治之

大法在其中豈非功臣乎宋儒支離膠固之習以為程朱創之觀此則風氣所釀未可盡為二公之咎特惜二公竟不及表章考亭欲合三禮亦終不就後人崇信程朱於未必合者孰不敢異而於獨是者反無為之成未竟之志豈不悖乎

恒言星在天為星、在地成石、如此則是星隕更不宜復有矣、春秋言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常見之星也、隕如雨衆、則滿天星斗、盡屬烏有矣、後世之星隕如雨者亦屢書焉、何以從古至今、未見少一星耶、即謂大人偉士之亡、每有星隕之變、然所謂將星

中台隱士星之類終古迺在說者謂隕乃光散非墜而無也此言大有確見

後元年始於漢文按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則不始於漢文矣雖其書不可盡信亦不可盡不信也

伏羲畫卦字之祖也卦有乾坤巽艮坎離震兌之名則卦似非字矣有乾為天坤為地巽為風艮為山坎為水離為火震為雷兌為澤之語則乾坤等名亦似贅矣據乾鑿度之言☰為古文天字☷為古墬地字☴為風☶為山☵為水☲為火☳為雷☱為澤則乾坤等名又其轉注矣雖緯書不足盡信而理實然曲

而致之眞而揭之一也

古稱六曆黃帝曆立元用辛卯顓帝曆立元用乙卯夏曆立元用丙寅殷曆立元用甲寅周曆立元用丁巳魯曆立元用庚子然考之皆疎謬故說者皆以爲戰國人所造於是眞夏曆眞周曆出焉余以不必此也即以理斷之直當斷所云魯曆者周公作也且爲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使周曆未善則改之可也何爲私改於魯否則成王賜天子之禮樂周公受之俱不足辨矣

宋儒之腐其流獘眞可發一笑陸秀夫講正心誠意于

海涯、猶云君心一日不可不正也至於制度潤色何
妨稍待清夷、乃命鄧光等作曆、賜名本天曆、亦太異
矣、其說由於唐穆宗謂累世纘紀必更曆紀故重造
曆、夫曆之改否、當按其論正、穆宗之說謬矣、秀夫復
行於益王時、不大謬乎、
釋道家論法界在影響依稀間與之執爭何異癡人
說夢然其書自相矛盾刺棘人目與一辨質亦一快
也邪澤民雲路曰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
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去千里天地子午相去九
千萬萬里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文始傳

又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夫文始之天去地
四十萬九千里則子午徑宜八十一萬八千里而廼
云相去九萬萬里當八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
一十八萬二千里矣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則周迴
宜九千里乃止云一千里少八千里矣又云日周圍
六千里則徑止宜二千里而乃云三千里多一千里
矣均之文始傳也一日日周千里又曰日周六千里
何自相背也化胡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有
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
今據濟苦崑崙高一萬五千里化胡崑崙九重重高

九千則高八萬二千而言萬五千者少六萬一千里矣稽稗經言月去地四萬二千由旬一由旬四十里共百六十八萬里文始言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則月不及高於天一百一十九萬里之多耶道玄太上靈寶言天地而生然後有天地數起於三成於五盛於七極於九故天生地九萬里崑崙爲地柱氣上通崑崙者地之中崑崙直東西南北各一億十餘萬里日月經止千里周三千里洞真放品經云地有九壘第一地去天九十億萬里第九地去天五百三十億萬里洞真黃氣陽精經日日縱廣二千四百里月縱

廣一千九百里靈寶天尊云日圍千里月圍一千二百里夫既曰天去地九萬里則東西南北亦皆九萬里而崑崙四直則皆一億萬餘里何以相容又謂第一地去天九十億萬里第九地去天五百三十億萬里不太懸絶乎既曰日徑千里周三千里似矣而何以又曰日縱廣二千四百里日圍千里也既日月縱廣千九百里則圍宜二千七百里而何以日月圍一千二百里夫均此天也此日月也均之天尊所說也忽然而多忽然而少此是則彼非乃天尊言天亦有非耶天尊不知天何以為天尊

天竺以建巳為歲首𠀋即中國以五月為正陽月亦稱正月之義也佛生於甲寅四月八日出家於二月八日東晉沙門法嘗至天竺摩竭提國見城邑人民以建卯八日華香供養請佛今人以十二月八日為佛出家日則知二月者乃周建丑稱二月實十二月也而却不於二月初八為佛生日仍於正月初八何也

卷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審度嘉量權衡皆出於津自精黍之法不明黃鐘之說紛然如聚訟況其所自出者乎然近代鄭世子考羊頭山秬黍以時制等則秤之百粒得二分五釐至兩龠二千四百重六錢則今之六錢為古一兩以約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為率量以三為率權以六為率故也何等簡捷故知至理在天下亘古昭然直為儒者好辯其說愈多其法愈晦耳

劉履曰詠三良者多矣如王粲陶潛皆咸稱之是許其死之當矣然觀魏顆程篤已之事皆以不從亂命見稱則三良之殉未為當也或曰穆公遺命于前康公驅迫於後為三良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援命於康豈不為得其所哉腐儒不解事亦至於此此事只可論穆公之非若三良何罪之有既必死矣必違先君之命使嗣君殺我始得謂賢哉且穆公非問人也以三良狥或忌之或別有故豈真無謂三良以故違為賢耶此與魏陳事豈可同日道乎蓋

母則慈母妻則妬妻區以別矣履未聞耶至於王粲
之稱自述其感魏恩之深陶潛之咏三良寄恨於狗
主之無人此固非履之區區所得而知也
宋大晟樂即方士魏漢津之所造取徽宗指寸為律
故考亭曰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不足以語
天地之和然金太宗取汴得之改為太和樂流傳入
元本朝破燕京得其樂工今太常雅樂與學宮所謂
大晟樂者皆漢津之遺而徽宗之指也至其百戲隊
舞亦元聲之遺樂章又近淺無爾雅之辭　太祖一
革胡風而北事却謂金得之宋先王之遺不復改刻

而當時儒者亦憒然不知所自　世宗制禮作樂而

止儀文之末略其元聲之本亦張夏諸公之過也今

主上毅然此千載之會也世世未嘗無其人柰之何樞

軸者

邢澤民曰宋書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此言其大畧

猶曆斗分四之一耳斯言誠是也蓋蹏三分損益分

寸而下以布之釐毫絲忽微細其數至於不可行適

其管則何量絲忽哉古人治律律第約管之九寸以千

二百黍寘之與人聲和為黃鍾大率三分損益以生

十二律如是而已即使后夔周公師曠同時制律豈

能必律尺之毫忽皆相似耶歷代尺度微有不同亦其常耳故三分損益猶曆言斗分四之一為大畧若密布曆分則斗分四之一猶有畸零多寡異數也古律言黄鐘長九寸圍分徑三分圍三徑一亦自其大率言之若布密率則圍三徑一猶有奇也古人言其概而後人發其詳正以相成而不以相害諸儒迺辯如聚訟咸詆三分損益圍三徑一為非是不知緣其大率布至毫釐總之不出於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外迺所以發明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精義也不觀之易乎孔子繫易但曰三百六十當期以自大畧言

言若容布則以氣率為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朔率期為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無害為三百六十也然則古人論曆為三分損益圍三徑一庸何傷今學人一有所得而概詆古人立論之非然則孔子之論易亦非也是故拘古人大畧言之言而不推見至隱以致律曆之失所也固不可苟有所得正以發古人未發之實而遽詆古人為非是也亦不可此可謂通方之論矣雖聖人復起豈能易之儒者拘守之病好辯之癖俱可以掃故其於曆也必依容率以天體至大其運至捷積微成鉅便有不合於律也不欲拘毫芒之

見以生紛紜不決之弊蓋聲從管起苟越不至寸不至失音此非達者烏能語斯

權量之間古今迥異說者已辯之獨道里遠近亦自迥然不無致疑邪雲路曰按古今尺數里數代各不同大都前小而後乃漸大如今之市尺當古人一尺大今以五尺為一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而古未必然也假若古以二百步為一里或四尺為一步而尺又小則今之一里當古之二里餘矣如此則安得比而同之其云天去地七八萬里安知即十餘萬里幾百里差一寸安知非即千里差一寸云日徑千餘里

安知非即二千餘里故歷代量天里數不同胥此之故也以余論之惟以句股容率用之尺以量今之天以步曆數而古今里數之同異皆不必辯矣其言甚通而核余以得此說則釋家窮渺荒唐之大亦可約而得之蓋一國之中曆代各不同況東西之異乎且數經譯審內有改而從我之制有仍其舊而不改此異同可限安得一一通達胡僧與之抵掌

治曆之法自古至今以漸而密今所用大統曆即授時曆法也較之古人可謂極密然未知將來當驗既往自周秦之間古法不存閏餘乖次漢劉歆造三統

曆始立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漢末劉洪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極差有五度餘晉姜岌造三紀曆始悟以月食衝簡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及測景定氣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北齊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盈縮入氣加減隋劉焯造星極曆始悟日非皆平行一度二至後有盈縮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

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三大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之差宋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月會合為朔併朔餘虛分為日法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日食甚泛餘差數元至元庚辰郭守敬王恂創造簡儀高表其所測實數凡考正七事遂為極密然按黃帝甲子至其年庚辰止三千九百七十七年耳而日月星辰晷度變更甚遠矣今自庚辰至今崇禎已巳積三百四十八年何能以一定之法推不定之天乎况元統為大明大統曆去其長用其短乎何怪日食乖錯耶釐正之不容遲何待詞畢耶

儒者好以理論事事有實在理外者非理外有事也論事者不盡其理耳正統十四年冬至六十一刻岳正以為從古所無曆官敢於私改土木之變為之應也正儒者其言從古所無宜可據信自正以後又一二百年學者甚多苟知其為非宜即駁之乃至萬曆間邢雲路始曰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曆大都測景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至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又駭以為異

而不知為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官二至盈縮之始二至即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朞之中盈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參差者乎以是而須行天下為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嘗臺也夫大都測影之事載在元史既非秘典又非僻書何以儒者皆不察耶然猶有疑者曆官既知其差矣何以不六十二刻而六十一刻耶此當有確考

今占術家無一準者由於曆差而三式祿命建除陰陽皆不得不隨以差也至於祿命家不準則不必以曆差如子半之交則前四刻三分刻之一屬前日後

四刻三分刻之一屬當日今不以子前屬後日即以子前爲亥後矣所差不懸絶耶

唐宋之大臣、除罷皆宣制、今文臣、雖閣學六卿俱不得、而獨除總兵官有之、即亦重矣、嗟乎、奈之何、

宋太祖置賢良方正詔曰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黄衣許詣閤門投牒自薦黄衣者猶二氏也故我　太祖於京畿鄉試許僧道俱入試而自服二氏服其入格頓與顯擢者不一開創之君求才於格外守成之君失才於格內時實爲之亦人謀失耶

秦置爵以賞武功漢因之有十三等後之勳官從此

始也蓋功不可以不賞而若以職事官爲賞則人衆而位寡以隆位而受小任名實紊矣本朝失此故事多不便唐宋職官有與本品勳階各爲高下故有試守行之法今勢窮而加銜以京庶官而加京卿以郡寮而加監司事不便莫甚於此者也故千慮一失在變之則通耳

宋時詔書尚稱卿今官府稱卿旨稱著矣二字實無分別猶之臣朕古則同而今則別也

唐錄段秀實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功則近日廕張銓子錦衣指揮僉事特得南鎮撫

僉書亦未為過也特他人不爾而銓獨耳故衆口呶呶

無其實而存其名聽者如赧言者能無泚乎況筆之簡耶漢昭烈封魯王梁王策全學漢武封三王策然梁魯之地未入版圖而曰奄有龜蒙世為藩輔維彼讖向之邦能無忸怩當時君臣俱一時之雄何屑為此知其無終矣

唐玄宗於肅宗哀册稱哀子今於父稱孫於母稱哀亦後人之分別也

六朝嗣皇帝俱稱哀子正史及文集中哀策文可考也不始明皇矣

凡聽音必於頒到日始奉行故從來赦書詳審周密

無過於唐德宗奉天改元者、此出於陸贄之手其末云、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失此意每俟使者從容於郵傳之間、及至開讀之地又作幾許遲迴、始行所屬故有半年未至者、而罪人以久繫致死貪吏因朦朧重徵此當國者所當知也

今代興之際尊崇母后、汲汲不遑、探之於古實未必然、如英宗尊曹后為皇太后、在治平二年歸政之後如此則曹后垂簾尚稱皇后也此亦似不便故禮有今勝於古者此類是也

凡冊文俱稱未更之位、故唐德宗策順宗文曰、皇帝

若曰咨爾太子誦若唐玄宗册肅宗文是肅宗自立而後補作故稱太上皇而中曰命爾元子而不名嗟乎忍言哉

今諸司進表以　太祖每過求作者故著立定式而不更作間有大臣自為者止於無定格者耳然始於開元禮矣開元禮册后文用晉穆宗册何后文改易數字耳雖曰省事亦學太陋

自人門迭興至今而門衰極矣宋未夫今也然貴莫貴於配帝而曹后册文曰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向后册文曰資爾向氏執謂門

不尚哉

唐初宮寮最重故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儀郎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處之至於左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直講傅讀之選可見其輕賤矣至宋時凡初改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可見本朝而一作宮寮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於古也然 祖宗朝必擇選於諸寮而自 穆廟以來祇為翰林循級之資則雖

重而實輕矣至於師傅之官古人所重故有寵加太尉而不加太傅者今則總戎緹帥皆得為之雖無與於職業而使天子儲君人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漢鮑宣於哀帝時上書曰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不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

死也時氣疾疫亡死也夫哀帝時何時也今不幸而

一一似之讀此書能無寒心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崔與之辭免禮部尚書狀曰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則知追岳飛軍十二金牌皆此類也不必為兵事而後發俱以飛遞御劄耳如此謂秦檜所自發未可也

家法遠方小職皆得馳驛即今遠方小官給驛故事也然大官不得特旨不得自錄驛如崔與之自四川安撫使除湖南安撫使聖旨却曰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此蓋必錄特旨之驗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曰周之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孔子空言對齊桓實事大是異想谷永匡衡文章經術俱深即所言災異涉於影響然自是漢儒習風獨以阿合王氏同為小人然哉以二人中亦自有優劣如匡衡阿石顯而排陳湯谷永與劉向則論救之均為小人亦尚分撒壤也

真德秀曰、賈山至言、純臣防微之論也、其末復開宴遊一路、則非陳善閉邪者矣、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細按至言、顧少衰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一、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

所幸耳、此正抑揚以諫止射獵、何曾閑宴遊一路哉
甚矣漢儒遭宋儒而窮也。如揚雄董仲舒輩以談理
著、既爲考亭輩排擊以攘其名、如山以忠諫著者又
爲西山輩所貶抑、何不幸也、嗟乎、有聖人出、未知孰
不幸也、

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
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
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
正、水尚有所遊蕩、此隄防之始也、古人用意深遠、不
拘拘尺寸、故得行其術、自戰國後爲隄者不知是矣

至近世潘季馴司空始得此意作遂隄莫謂人逐世卑也

呂祖謙曰太史公以賈誼晁錯申商熟味其陳政事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皆中髖髀等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余以爲祖謙尚未能讀賈誼之文何以遂知孔子誼所云髖髀非斤則斧者祇謂當斷以行之耳其所以斷而行者不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如此豈欲誅之哉嗟乎祖謙之心德秀之心也漢儒之厄五六百年莫有

為之雪者今人方醒宋氏之釀而未有醒時也

余嘗言用錢不用銀可以減省盜賊此意似迂而實有至理然非我之言古人之言也晁錯曰珠玉金銀輕微易藏在於把握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錯之意宜專用谷專用谷則不可若有錢則得其中

入粟拜爵始於晁錯而漢文採用當時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亦不過虛爵耳今不過二千金而為最高資矣用其法而獘未有甚於此時也故唐宋亦有貲郎而未為病民今病民之甚全在吏監二項援納耳若如愚議不惟選法清而吏治整十年之後使民渴求

之而後一凖漢之制高其估而止授散守

之此御世術也孰其察之

一時之論賤今貴古然衡量不平徒為徒

智者不免又何責庸愚乎歐陽修於狄青曰以

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今青於古名將

中何所愧乎嗟乎可為賤今者之鑒

漢時天子不親郊則解除解除者謝過也故蔡邕曰

雖有解除猶為疎廢今告朔且亡矣嗟乎

漢儒說經尚有膠滯何怪宋人益深高子之固乎劉

向曰周頌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夫麥列

五谷亦已久矣豈於此時始降乎周頌之意言麥之登如天之貽耳向亦何不思也

論春秋時災異者以長狄入三國為一事夫長狄自一種類後侵軼中華終受誅夷非魍非魎何以謂災異若曰人妖則春秋弒父弒君蒸淫攘奪多矣又不止此也

前某官前進士有之矣李伯起封事稱淵聖為前皇帝千古一創可笑亦可慨也

梁任昉劾曹景宗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爵土職之太常可見當

時之制

宋初與契丹通每稱大遼國彼亦曰大宋故辭命之間兩相尊耳至南宋契丹已殘滅矣與中國仇矣胡寅何所見而論遣使劄子尚稱之曰大遼可笑也

曹孟德世之杰也軍旅之際不能禁下發塚基如郭子儀所云者有之若特設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此黃巢所不忍為也孟德肯為之乎袁紹檄中聊以誣誣之耳此檄出陳琳筆梁劉勰曰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閹攜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之釁敢指操鋒得免於袁黨之戮幸矣此誣六朝

已自昭然今人不知尚指為實事可謂不思之甚矣
薛宣為漢相與元修相惡申咸黨其見遇宣其過宣
子況不忿賄客楊明創之宮門外中丞議以兩人皆
當髡廷尉以律不至死天子下再議孔光師丹以前
議是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議夫法以律
為準光丹小人之尤不足論矣真山自謂一代醇儒
乃反是中丞宋儒議論如此靦然高置何也
陳思求自試表曰擒權馘亮此時祇知有亮不知有
禪也輕重豈以位哉故武鄉薨而蜀漢已亡矣不待
鄧鍾區區也

夏侯惠薦劉劭表曰、文學之士、嘉其推步文章之士、愛其著論、所謂推步者、天文歷數之學也、獨稱文學蓋天下之至文萬古之正學、莫過於此古人下筆不草草也

唐人重科第、至宋而極矣、每於筆札中、自稱僅成九轉之功、又曰、幸忝千佛之首、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眞可發雅士一笑、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若子之林、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崑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蹟、嗟乎、眞不知天下有

忠義肝膽矣、庸人鄙夫千古一轍、足使英雄悶悶、

唐人於君相有事致賀、繁於今甚、如皇帝封公主、亦藩鎮皆賀、見宋文信公集、若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至上朕賀宰相、見於柳柳州集、其他尚多也、

王褒僮約曰、資中男子王子淵、從城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可知男子女子、是當通稱、即今人某處人某處婦也、魯國男子亦是此等云云也、不若今人以男子字代豪杰也、

歐陽永叔為夷陵令、回丁判官書曰、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

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較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此雖文詞抑揚然當時令體大約可見令之為令者其體綦尊矣然 世廟時郡守尚有責縣令者上諂下驕至今始極耳

宋制明堂兩郊大臣薦門下之士授官本朝公侯伯得保舉侯門教讀即此意也

侍中自六朝便為宰相之職唐宋大臣亦帶其銜極為隆重然無專官其職事不明覯白居易作鄭覃可給事中制曰有司選補不當得與侍中裁退之觀此

侍中之重可見

盧諶理劉琨表曰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近日陷虜自歸者王在晉必不欲納之遂陷十萬苟非高陽公則後來三十萬俱為胡鬼矣故知箕澹亦世所嘗有也

唐初追崇四世曰獻懿太世便使後人眞基命造命者無所措手故高祖太宗便為極矣宋人便以為僖順翼宣而本朝祖之矣此後世鑒往制禮曰詳也夫以唐文皇手造區夏不得同於我　文皇稱祖帝王

周有時也

宋太祖名匡胤、太宗登位、即改名炅矣、以後俱單名、至孝宗、太祖六世孫也、名伯琮、始二名矣、此一異也

樂府舊事曰、漢靈帝時、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魏武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悞、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一曰明明魏聖帝、二曰太和有聖帝、三曰魏歷長、四曰天生蒸民、五曰為君既不易、不敢充之黃門、僅以成下國之隨樂焉、余以為此皆附會之辭也、武帝時魏尚未受禪、焉得有明明魏皇帝曆長之說乎、如以

爲文帝時則堅不應如此長年故曰附會之詞也

詩人分造樂章其來舊矣雖曰合衆長然複出之病亦參半也唐時使將相爲之玄宗伐宗廟舞歌出於郭子儀雖未必果出其筆亦足爲英雄生色

大明曆造於劉宋祖冲之遼人用之仍其名一異也金史曰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天會五年即宋高宗建炎元年此金曆之始也其法不可考名既襲遼則法必襲之矣至大定間命趙知微重修大明曆遂終唐之世則大明之名亦終金之世也元初年用金大明曆至太宗時耶律楚材更造西征庚午元

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世祖始頒行萬年曆、至後廼改授時曆、夫以遼金元三代閏位而曆名俱以大明、曆有義不甚改而名則改者、今名不改者三代豈非閏位夷狄、適以啟大明之符、而授時之法、又為我朝所用、豈非先天而効其力耶、

宋時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如此則論官不論衙門也本朝原無此制故無定式近日始有加銜者則盡依衙門不依官矣

唐判有一條云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

津兢渡開設管絍有縣人王丈身其父喪來預管絍
并將錢物賭兢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此與晉人
易服入博塲事相類雖為違禮然上尚以禮責下下
尚知違禮為恥至於令士人且冐為之况細民乎
唐錢塘迎濤人孫戩死於濤女媚容巡江哭以求設
祭罔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
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大府斷從縣此與曹娥事
同而得不死更異然世人知有曹娥耳
大小蘇文章人品逈然不侔未可同道不必他論即
同舉制科各上兩制諸公書大蘇懇懇言天下之務

小蘇自敘其學文之道此科之設豈耑為文哉謬矣中有曰轍何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此與近世桑懌言孟子之道傳于我亦庶幾矣當時諸公深惡而欲斥之亦有以也

今人稱無恙曰無事其事舊矣東坡尺牘曰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有事謂卒也

東坡云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其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自是千古名語我嘗言從楊璉

論魏忠賢皆可從崔呈秀頌魏忠賢其間特立不撓及一意阿內如呈秀者俱不過數人耳故呈秀初亦嘗薦李三才而陳維新輩始論忠賢復從頌之後又攻之一人而三變其說矣余又曰考選於乙丑都使考選於戊辰大半為正人之流矣故論文者當論其心術論其生平一時議論隨人正未可定其槩也從小人者必黑君子從君子者不必皆君子然值其時亦有幸不幸矣但有幸值君子之時且不察而為小人之言又未幾而倉皇改口此真與維新輩千古同臭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八 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子瞻與林子中牘曰、忽見報當使高麗、方喜得人、又見辭免何也、不知得請否、此本為弟差遣、遂為老兄作挽、然比公之還、亦不患貧矣、可見此差宋時已為腴府、無怪近年錢謙益編修得、同官劉鴻訓苦欲攘、謙益讓之、至於泥首致謝、然鴻訓滿槖、竟付波臣、固知不貧亦不可討得也、

東坡答劉元忠牘云、所要白雲居三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便不欲寫、近日為

人供書者。無復有此想矣。每見市賈下賤俱有名人為字號書蓋坐不問其何人也況不下字號者乎、古人慎而重即此可見

近時章疏可厭無過於末後曰臣草疏已畢又聞云云此皆牽合二事或其事已施行補牘為此借以支吾非實然也即實然人臣入告苟非緊急何難一易稿耶人無不厭之者余戲曰此亦有祖東坡尺牘每曰寫書到此豈果實耶衆為閧堂

子瞻與章子平牘云、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中間出處稍異、交情無增益也每念斯言、為之出涕、吾輩

交情幾增益者、只為人於出處欲與人異耶、嗟乎、出處有定數矣、求異之子厚與受異之子瞻俱嶺海一行、自是天為之、非人可强者、定交有幾人、忍作此事、古人豚魚可孚、而我輩交知難恪、子瞻與我、當共悲千古也、

秦少游在處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語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後竟客死藤州、可稱詞讖、

國初莫肯出仕、每以糧長富戶充之、既而自見職以至諸生、俱嚴法懲之、逃竄毀傷、株連親

戚、或曰此　高皇用重典之故也、如解大紳所云種田譎戍、爲分所固然耳、然宋太祖待士大夫寛、何以子瞻曰、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此其故何也、故知久亂之後、人不以進爲榮、世運實然、不在人主寛嚴也

蘇子瞻曰、宰相日旰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今閣臣入直大率然、而諸司報謁、徵逐無已、此一反也

蘇子由曰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不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今之庸相亦然此亦一反也

古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歲輸絹六十尺大約尺帛值今銀三分亦是值今銀六錢也自兩稅法天子於無田者不可得而使令之丁銀起於人而不起田蓋兼兩者該之今田無可加而丁銀太賤此當斟酌損益之耳蓋南方大約每丁銀一錢北方九等三則多至五六錢此其最多者直抵古之下耳

宋時養兵多不唯兵而併力役之如挽車船築宮室

造城郭皆養人而為之名之曰兵今國家廢此法極得矣然以漕運以之役大工以之修邊則仍三者也嗟乎今弊極矣近有收班軍之資以佐國用者又有賦軍田而廢祖軍者其意皆善但行得其道則利不得其道則重弊耳

姜源吞卵之事蘇老泉嚳妃論辨之詳矣而楊升庵復辨之刺刺不休義又無出於外者非踵而襲之者乃忘而嘵嘵耳此恃博者必致之疎學者所當三思也

歐陽修非本論以辨佛其義誠無當然修之意欲漸

而易、而未熹曰、歐公此計、可謂拙矣、我不知其所謂不拙者何如、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廬、而後快于心歟、我以考亭之更拙也、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夫蘇秦遊說之雄也而列之謀主以蘇厲之徒奉其謀而遊說而秦則合縱之謀所自出也樂毅將畧戰功以云可矣而僅列之於遊說以毅之戰功在於齊而其爲燕爲趙合力而圖者以口舌而非

自將也然則孫臏之流何其獨書於將以其人專於將而非有謀說之事雖不與秦戰而六國之所以自强即秦之所以屈也賈子之言不苟哉嗚呼以陳平韓信之所不能兼者而毅能兼之古稱管樂良有以也

永叔作五代史宦者傳論、因有張承業賢閹也恐小人因而藉口、人主因而傾心、故通篇極論宦者之禍此良史材也

桓寬鹽鐵雜論、極左文學而右桑弘羊、然曰桑大夫當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

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此其極貶之中、不没其善、而獨曰、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阿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桓君此論、可謂合于君子矣、君子所深惡者、容頭過身、漫無可否、事堯而堯、事桀而桀、惡不當顯名、而身實居下流、此小人之尤也、

至尊太上、漢人皆以稱其君、後以嫌太上皇、故不復稱太上耳、

昌黎有言曰、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當時相體之尊可知矣、葉福清每疲于應對、曰、今日宰相、自序班以上、無不送之門而三揖以別、直恁宰相亦足以見古今也、

稗官家言、 武宗南巡舊都、止督學察院以參贊喬公宇不欲 上居大內、恐久留耳、然以官署待車駕當時佞倖無萋菲之者、理不可解、按沈越新亭聞見紀曰、聚寶門有抄沒內官宅、改為總督府、晝夜修整、後駕至、在內居住、已後屬工部、提學聞人銓出贓罰買為察院、其事始釋然矣、是時 上稱總督、故以總

督府厥之則　上喜而又為內官房則倭偉亦喜
上居之耳故事不求其詳則于理必礙也
正德庚辰正月　武宗在南京迎春是時有迎春謠
云倡家却逐浮屠祢猪胞拋打還攜手黃冠亦共師
尼遊假情相謔為配偶可發一笑又聖駕將至京先
選寡婦尼姑伺候遂多嫁去內臣又選教坊倡婦千
人聚於上元東內臣空宅內春夏蒸為疫癘死者幾
盡兩事俱倡苦耳他皆得志也
永叔作老泉誌銘曰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
學舉進士而君獨不喜學子固作職方誌銘曰二子

曰溟曰洵、竟不及澹何也即澹早夭、然已舉進士何
得略之此子固大謬、
歐宋修唐書時、同時梅聖俞有唐載二十六卷、孫甫
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必有異同、今不得見矣、
宋時以磨勘改官、故不求磨勘者輙不改、然非職事
官也、雖名官、而無異于勳階、故人易以此為恬耳、然
上待下自求勘而後勘、非法之平也
樊宗師官至諫議大夫、祖澤官至右僕射、父泳官至
試大理評事、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科策上第、則直
是世將耳、晚唐學詩者、推宗師為一祖、韓昌黎推其

文曰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尹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頌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以至貶死近日高陽公兩值此事其人無可指摘遂誣身以賄解嗟乎殷鑒不遠柰何忽之

唐時郡縣吏皆會食一堂蓋有食本錢以權其贏此法最善令惟正衙得食於官而又出於庫吏是教庫吏以盜也嗟乎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稱其經脉藥石之藝蘇軾稱秦觀於王安石亦稱精於醫藥古人最尚此故以形之

嘆賞然二公皆不以此名世賢者固未可盡測也
說者以王陵毋邱儉諸葛誕皆晉之忠臣陳壽不宜
譏詘阿世然實不然其傳評曰王陵風節格尚毋邱
儉才識抜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
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謬惑耶此正當晉時敢為此評後世
史官所不能也何以病壽爲
周終於秦而始叛周者徐王偃曰皆伯翳之後異哉
豈姓當迭興天固久有定序耶
袁宏贊孔明之標格風流此四字下在此老身上微

遠高妙

古之井田人授百畝然古之六尺為步止當今之四尺古以百步為畝今則二百四十步為畝則今之一畝正古之三畝耳如此方可行故考古而不求其實何嘗徑庭乎

今水旱蝗災禱以神禮也酬之以牲牢酒醴雖人情乎嘗疑失神之職神當不敢歆偶讀唐司空圖移雨神文略曰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悋其施以愁疲民是神忘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

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患於已是神攘天之德也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之所以惑也其言深得我然也雖然非私言也周禮大蜡而默其水旱之社稷殆合是歟

古稱工之聖曰公輸班王爾、今蒙夫毀齒皆知班、學士博聞或不知爾、豈非有幸不幸乎、

歐陽公金石錄婦人之書、唯唐房璘妻高氏書安公美政頌一篇而已非能書者盡此也婦人書貞珉者寡耳、

蘇長公曰、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善真行者、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其言美矣、然公所最喜者、顏真卿楊凝式之書、而凝式不能真書何也、蓋所謂能者在通其意、若其有工有不工、自在習耳、故善書者必當旁通篆隸子瞻不能篆隸、何以能真行也、如以立行走則既立必然行、既行必能走、使學真而不學行、學行而不學草、能自工乎、故立言不可率易、

蘇軾論褚遂良曰、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禍怨、實有伊

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理甚明、而謂本有以猶爲獨便陷殺子瞻矣、

陸龜蒙有句曰、耕耘閒之資、嘯咏性最便、二語大有味在閒資可以額堂。

國子學之稱久矣、獨元魏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至太和中、始改中書學爲國子學中書學、字面人幾不識矣、今自天子釋奠外、歲遣大學士主祭、亦中書學遺意也、

京師學徒之盛如東漢太、初間、三萬餘生、莫以過矣、

其最希寡、如北魏正光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至永熙中復置七十二人、及遷都於洛、又止三十六人矣、

李延壽敘北魏儒述、謂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嗟以悲歌慷慨而遽至此、豈堪永歎、迺世猶徇跡棄真重儒賤俠、亦不深思之耳、

歐陽修謂唐高宗武后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惟判祥瑞案三牘即罷、即今諸司開印、必揑造陞授官員事也、此陋習非一日矣

鄭樵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理而理自明然細繹經文、自是今集傳所云、故者雖小必刑、過者雖大必宥、爲是夾漈之言、尚說夢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九 終